

以茶之名,诗意栖居

□郑光生



说到茶道,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日本茶道。

其实,日本茶道源自中国,茶种也是从中国引进的。唐宋时,日本对中国茶文化是以膜拜的心态亦步亦趋进行模仿和学习的。直至丰臣秀吉时代(约在中国明朝),日本高僧千利休正式确立日本茶道,并以“和敬清寂”为日本茶道四规。此后日本茶道才以独特的面目为世人所认知,日本茶道以禅宗为思想统摄,是在家的修行,茶只是媒介,其本质是宗教,讲缘起性空,重一期一会。

中国是茶的起源地,也是世界茶文化的源头。有非常明确的文献记载,至迟在西汉,茶在中国西南地区已成为很多人的日常生活,而且有集散的商业交易。王褒的《僮约》里“武阳买茶”和“烹茶尽具”的记载,很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魏晋时中国人赋予茶独特的审美情趣“素业”。唐宋,中国的茶文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一直到今天,中国人已经没有

哪一天离开过茶的。

那么中国有茶道吗?有。

中国茶道,是中国人诗意栖居的生活方式,是审美的艺术与行为。

中国人论茶,向来有两句话:一是柴米油盐酱醋茶,那是日常开门的生活七件事;另一句是琴棋书画诗酒茶,那是文人雅事的艺术生活。

喝茶作为日常生活,已经内化为中国人的习惯。但谈中国的茶道,更多的是指中国人的诗意生活方式。自唐宋以来,作为统治阶层或士族阶层,悠悠山林、煎茶论道已成为他们须臾不可离开的精神生活。茶道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出博大的艺术存在。

茶和数不清的文化艺术名人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串蔚为壮观的名单:李白、白居易、刘禹锡、孟郊、林逋、范仲淹、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陆游、朱熹、张岱、李渔、袁枚、曹雪芹、吴昌硕、齐白石、鲁迅……

白居易是唐朝诗人中以茶入诗最多的一位。他在《山泉煎茶有怀》中这么写道:“坐酌冷冷水,看煎瑟瑟尘。无由持一碗,寄与爱茶人。”烹茶爱到不行,忍不住就要与人分享。

苏东坡是宋代最浪漫的茶人,“从来佳茗似佳人”就出自他之手。他在《汲江煎茶》这么写道:“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瓢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得有多浪漫的艺术情怀和多专业的品茶水平才能写出这么高韵味的茶诗来。

因了传统的缘故,中国人向来讲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既讲入世,又讲出世。然无论入世出世,有时都不免有困惑或茫然。清代学者王夫之很生动地写出了这种困惑和茫然:终日劳碌,“数米计薪,日以挫其志气,仰视天而不知其高,俯视地而不知其厚,虽觉如梦,虽视如盲,虽勤动其四体而心不灵”。然,千百年来,中国人正是靠一杯

茶的滋润,解构了他们时时面对的困惑和茫然。鲁迅说,会喝茶,喝好茶是一种清福。

诗意栖居,就是中国人的茶道,以茶为媒的生活之道、生存之道。王国维在他的名作《人间词话》中开篇写道: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其实我们的生活何尝不是如此。有诗意的生活自成高格,有诗意的人生自有名士风流。王国维还说:境界有“写境,有造境”。真正的诗意生活都是源自内心的“造境”。

写到这里,突然忆起明代归有光《项脊轩志》中的一段话:“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而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

如果此时,布一方茶席,红泥炉橄榄炭,听鱼目散布、微微有声,一枝山茶花开得正好,冲一壶醇醇的武夷岩茶,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怦然心动的事呢?

花在叶上的时间

(外三首)

□雷米

顶尖的茶,爱这顶香的茉莉
交织在一起。像锦绣难分经纬
山上的云朵那么近,飘啊飘
茶里的香那么远

隔着整个春天的雨,茉莉花
又一次打开,在无法目睹的水上
沉浸的叶子绽放了,仿佛一场雪
融化之后,围绕着你

浸润你的世界。是茉莉花的气息
覆盖午后的时光。分分秒秒
如肺腑之言,在回味中铭记
花在叶上的时间,碰巧留在杯中

小桃仙

福山福地之水落入蜜桃的茶
口腹之美,如茶与蜜桃窃窃私语

樱花在樱花雨的二月
竹叶上的水,茶叶一样青

等桃花开,新芽如春笋
顶着露珠里的桃花顶着清晨

仿佛春天的夜沁入春天的茶
春天的茶溢出蜜桃的气息

万物复生的时刻,醒了
直到四季轮转,也是醉了

茶的味道密藏在蜜桃深润
蜜桃的蜜焕发在山泉的梦里

江边的树

江边的树在小镇结果
就像船在码头
与大海涨落相依为命
江边的你来了

在花园中打理冬天的花
雪一样的花
开在瓶口上的柠檬
雪一样浸在江水

仿佛世界遁入柑橘的家族
悬空的柚

一路青山缀锦叠翠,逶迤起伏。
山峰或势如羽翼,或状似鲲鹏扶摇而至。我站在山脚下,抬眼望去:重重山峦在淡淡的山岚中漂浮着,隐隐约约约间,有茶树在云雾中舒展着腰肢。行走其中,宛若云游世外仙山,又似在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中漫步……
层层叠叠的茶树像从天而降的绿绸缎,袅袅娉娉地延伸铺展。微风拂过,满山绿浪舞蹈,茶香袅袅。
正是早春二月时,采茶姑娘翻飞的巧手,律动的身姿和清脆如水的欢笑声,和着飘香的茶歌,和着春天的音符,汇合成一曲曲美妙的春之旋律,唱醒了春天的万物。熏然若醉的茶山,因而坠入妙不可言的甜梦里。
那一条遥远的海上丝绸之路,那海上鼓胀的风帆,正是一片晶莹剔透的茶叶编织成的。海上孤旅,茶香,消融了多少旅途的疲惫?消融了多少风浪的咸涩?它横跨海峡,是连接骨肉亲情的红绸带;它远涉重洋,是盛开在世界各地的花朵。
在无边的春色中,我像翩翩彩蝶,在茶园里梦游。顺着一级级飘香的台阶缓缓而上,我的足履已沾满盈盈的茶香。我的眼前款款飘过的是来自中国及世界各地的茶种植株。她们绰约多姿,宛若一位位身披翡翠衣裳的曼妙佳人,回眸中自有雍容华贵的气度!绿荫丛中的茶史馆,茶作坊如一部静静摊开的茶文化百科全书,你或走马观花,或轻嗅细品,皆满口余

在江边陪伴你
木瓜在窗外有时看见

浩渺的星辰
星辰有时也看不见大海
是江边的树不一样
江边的树抱着你

江水透过雨水无有际涯
菩提和棕榈
被鸟儿安顿在旷野
只有一个人深知

是江边的树神通广大
种子漂流而下
江边孤单的树
风把你吹到我的怀里

雨的冬季

雨的冬季
依旧是雨的茶树焕发了新芽
异木棉和蓝花楹的码头
在山海之间

铁观音茶香袅袅从早到晚
大雪降临
你的窗子由青草打开
一个春天的节日

被安排得那么准
万物大大小小都数着
数到蜡梅之后
这里的古寺也热闹了

仿佛一树两地开花
金灿灿不分你我
在江水中不分雨和雪
让时间流淌回来

在那里便是山泉下山的地方
命中注定
不是春天才开花
是开花了才是春天

青绿的蒹蒲长满了石头
青绿的竹林
一片比一片旺盛
此刻我想你在何处

香。那仙风道骨的茶经陆羽仿佛也沉醉于这弥漫着异香的景色里。他端坐茶山,读茶经、品香茗,逍遥神仙。宋代理学家朱熹携友登临观赏,沉醉间难以自抑,挥毫题下“凤麓春阴”四个遒劲飘逸的大字。漫山香茗与名士墨宝俱是天上人间的馈赠。我悠悠地漫游着,纤纤素手拂过人间芳菲,我听见那么多遥远而热切的呼唤。
“酒不醉人人自醉,茶可香客客留香。”踏上安溪这一方热土,我的衣襟,我的话语,也沾染了茶乡飘逸的香气了。

□姚雅丽

香。那仙风道骨的茶经陆羽仿佛也沉醉于这弥漫着异香的景色里。他端坐茶山,读茶经、品香茗,逍遥神仙。宋代理学家朱熹携友登临观赏,沉醉间难以自抑,挥毫题下“凤麓春阴”四个遒劲飘逸的大字。漫山香茗与名士墨宝俱是天上人间的馈赠。我悠悠地漫游着,纤纤素手拂过人间芳菲,我听见那么多遥远而热切的呼唤。
“酒不醉人人自醉,茶可香客客留香。”踏上安溪这一方热土,我的衣襟,我的话语,也沾染了茶乡飘逸的香气了。

香。那仙风道骨的茶经陆羽仿佛也沉醉于这弥漫着异香的景色里。他端坐茶山,读茶经、品香茗,逍遥神仙。宋代理学家朱熹携友登临观赏,沉醉间难以自抑,挥毫题下“凤麓春阴”四个遒劲飘逸的大字。漫山香茗与名士墨宝俱是天上人间的馈赠。我悠悠地漫游着,纤纤素手拂过人间芳菲,我听见那么多遥远而热切的呼唤。
“酒不醉人人自醉,茶可香客客留香。”踏上安溪这一方热土,我的衣襟,我的话语,也沾染了茶乡飘逸的香气了。

香。那仙风道骨的茶经陆羽仿佛也沉醉于这弥漫着异香的景色里。他端坐茶山,读茶经、品香茗,逍遥神仙。宋代理学家朱熹携友登临观赏,沉醉间难以自抑,挥毫题下“凤麓春阴”四个遒劲飘逸的大字。漫山香茗与名士墨宝俱是天上人间的馈赠。我悠悠地漫游着,纤纤素手拂过人间芳菲,我听见那么多遥远而热切的呼唤。
“酒不醉人人自醉,茶可香客客留香。”踏上安溪这一方热土,我的衣襟,我的话语,也沾染了茶乡飘逸的香气了。

香。那仙风道骨的茶经陆羽仿佛也沉醉于这弥漫着异香的景色里。他端坐茶山,读茶经、品香茗,逍遥神仙。宋代理学家朱熹携友登临观赏,沉醉间难以自抑,挥毫题下“凤麓春阴”四个遒劲飘逸的大字。漫山香茗与名士墨宝俱是天上人间的馈赠。我悠悠地漫游着,纤纤素手拂过人间芳菲,我听见那么多遥远而热切的呼唤。
“酒不醉人人自醉,茶可香客客留香。”踏上安溪这一方热土,我的衣襟,我的话语,也沾染了茶乡飘逸的香气了。

香。那仙风道骨的茶经陆羽仿佛也沉醉于这弥漫着异香的景色里。他端坐茶山,读茶经、品香茗,逍遥神仙。宋代理学家朱熹携友登临观赏,沉醉间难以自抑,挥毫题下“凤麓春阴”四个遒劲飘逸的大字。漫山香茗与名士墨宝俱是天上人间的馈赠。我悠悠地漫游着,纤纤素手拂过人间芳菲,我听见那么多遥远而热切的呼唤。
“酒不醉人人自醉,茶可香客客留香。”踏上安溪这一方热土,我的衣襟,我的话语,也沾染了茶乡飘逸的香气了。

香。那仙风道骨的茶经陆羽仿佛也沉醉于这弥漫着异香的景色里。他端坐茶山,读茶经、品香茗,逍遥神仙。宋代理学家朱熹携友登临观赏,沉醉间难以自抑,挥毫题下“凤麓春阴”四个遒劲飘逸的大字。漫山香茗与名士墨宝俱是天上人间的馈赠。我悠悠地漫游着,纤纤素手拂过人间芳菲,我听见那么多遥远而热切的呼唤。
“酒不醉人人自醉,茶可香客客留香。”踏上安溪这一方热土,我的衣襟,我的话语,也沾染了茶乡飘逸的香气了。

香。那仙风道骨的茶经陆羽仿佛也沉醉于这弥漫着异香的景色里。他端坐茶山,读茶经、品香茗,逍遥神仙。宋代理学家朱熹携友登临观赏,沉醉间难以自抑,挥毫题下“凤麓春阴”四个遒劲飘逸的大字。漫山香茗与名士墨宝俱是天上人间的馈赠。我悠悠地漫游着,纤纤素手拂过人间芳菲,我听见那么多遥远而热切的呼唤。
“酒不醉人人自醉,茶可香客客留香。”踏上安溪这一方热土,我的衣襟,我的话语,也沾染了茶乡飘逸的香气了。

香。那仙风道骨的茶经陆羽仿佛也沉醉于这弥漫着异香的景色里。他端坐茶山,读茶经、品香茗,逍遥神仙。宋代理学家朱熹携友登临观赏,沉醉间难以自抑,挥毫题下“凤麓春阴”四个遒劲飘逸的大字。漫山香茗与名士墨宝俱是天上人间的馈赠。我悠悠地漫游着,纤纤素手拂过人间芳菲,我听见那么多遥远而热切的呼唤。
“酒不醉人人自醉,茶可香客客留香。”踏上安溪这一方热土,我的衣襟,我的话语,也沾染了茶乡飘逸的香气了。

香。那仙风道骨的茶经陆羽仿佛也沉醉于这弥漫着异香的景色里。他端坐茶山,读茶经、品香茗,逍遥神仙。宋代理学家朱熹携友登临观赏,沉醉间难以自抑,挥毫题下“凤麓春阴”四个遒劲飘逸的大字。漫山香茗与名士墨宝俱是天上人间的馈赠。我悠悠地漫游着,纤纤素手拂过人间芳菲,我听见那么多遥远而热切的呼唤。
“酒不醉人人自醉,茶可香客客留香。”踏上安溪这一方热土,我的衣襟,我的话语,也沾染了茶乡飘逸的香气了。

香。那仙风道骨的茶经陆羽仿佛也沉醉于这弥漫着异香的景色里。他端坐茶山,读茶经、品香茗,逍遥神仙。宋代理学家朱熹携友登临观赏,沉醉间难以自抑,挥毫题下“凤麓春阴”四个遒劲飘逸的大字。漫山香茗与名士墨宝俱是天上人间的馈赠。我悠悠地漫游着,纤纤素手拂过人间芳菲,我听见那么多遥远而热切的呼唤。
“酒不醉人人自醉,茶可香客客留香。”踏上安溪这一方热土,我的衣襟,我的话语,也沾染了茶乡飘逸的香气了。

香。那仙风道骨的茶经陆羽仿佛也沉醉于这弥漫着异香的景色里。他端坐茶山,读茶经、品香茗,逍遥神仙。宋代理学家朱熹携友登临观赏,沉醉间难以自抑,挥毫题下“凤麓春阴”四个遒劲飘逸的大字。漫山香茗与名士墨宝俱是天上人间的馈赠。我悠悠地漫游着,纤纤素手拂过人间芳菲,我听见那么多遥远而热切的呼唤。
“酒不醉人人自醉,茶可香客客留香。”踏上安溪这一方热土,我的衣襟,我的话语,也沾染了茶乡飘逸的香气了。

香。那仙风道骨的茶经陆羽仿佛也沉醉于这弥漫着异香的景色里。他端坐茶山,读茶经、品香茗,逍遥神仙。宋代理学家朱熹携友登临观赏,沉醉间难以自抑,挥毫题下“凤麓春阴”四个遒劲飘逸的大字。漫山香茗与名士墨宝俱是天上人间的馈赠。我悠悠地漫游着,纤纤素手拂过人间芳菲,我听见那么多遥远而热切的呼唤。
“酒不醉人人自醉,茶可香客客留香。”踏上安溪这一方热土,我的衣襟,我的话语,也沾染了茶乡飘逸的香气了。

香。那仙风道骨的茶经陆羽仿佛也沉醉于这弥漫着异香的景色里。他端坐茶山,读茶经、品香茗,逍遥神仙。宋代理学家朱熹携友登临观赏,沉醉间难以自抑,挥毫题下“凤麓春阴”四个遒劲飘逸的大字。漫山香茗与名士墨宝俱是天上人间的馈赠。我悠悠地漫游着,纤纤素手拂过人间芳菲,我听见那么多遥远而热切的呼唤。
“酒不醉人人自醉,茶可香客客留香。”踏上安溪这一方热土,我的衣襟,我的话语,也沾染了茶乡飘逸的香气了。

香。那仙风道骨的茶经陆羽仿佛也沉醉于这弥漫着异香的景色里。他端坐茶山,读茶经、品香茗,逍遥神仙。宋代理学家朱熹携友登临观赏,沉醉间难以自抑,挥毫题下“凤麓春阴”四个遒劲飘逸的大字。漫山香茗与名士墨宝俱是天上人间的馈赠。我悠悠地漫游着,纤纤素手拂过人间芳菲,我听见那么多遥远而热切的呼唤。
“酒不醉人人自醉,茶可香客客留香。”踏上安溪这一方热土,我的衣襟,我的话语,也沾染了茶乡飘逸的香气了。

香。那仙风道骨的茶经陆羽仿佛也沉醉于这弥漫着异香的景色里。他端坐茶山,读茶经、品香茗,逍遥神仙。宋代理学家朱熹携友登临观赏,沉醉间难以自抑,挥毫题下“凤麓春阴”四个遒劲飘逸的大字。漫山香茗与名士墨宝俱是天上人间的馈赠。我悠悠地漫游着,纤纤素手拂过人间芳菲,我听见那么多遥远而热切的呼唤。
“酒不醉人人自醉,茶可香客客留香。”踏上安溪这一方热土,我的衣襟,我的话语,也沾染了茶乡飘逸的香气了。

茶香缭绕的日子

□李集彬

静坐茶室,将沸水注入茶壶,一缕茶香弥漫开来,散到整个房间。茶香中,有山林的味道,有泥土的芳香,还有阳光的芬芳。

我自小就学会饮茶,大概是受父亲影响。记得那时候,每天早上起来,父亲都要泡上一壶茶,坐在阳光里,细细品尝。他一边饮茶,若有所思,若无所思;一边静静地把用心经营的这个家仔细端详,眼神里充满着满足。

后来,我就有了喝茶的习惯。每天早起,总想像父亲那样,煮水泡上一壶茶,让蕴藏在茶叶里的大自然的气息在房间里飘散开来,静静品尝完一壶茶,再从容地开始一日的工作。这种习惯伴随我多年,渐渐上瘾。现在我可以不抽烟、不喝酒,却不可以一日无茶。让我上瘾的并不是茶,而是那种一边饮茶一边沉思的生活姿态。

大多数中国人都有喝茶的习惯。可喝茶的人有多种:一种是体力劳动者,劳作一天,喉咙冒烟,不拘茶叶,也不讲究用水,泡一大桶茶,舀一碗,咕嘟咕嘟灌下去。这种人喝茶,纯粹是为了解渴;一种是脑力劳动者,上了一天班,回家泡上一壶茶,静静品尝。他们喝茶,是为了让心灵得到休息,让纷乱如麻的大脑沉静下来;还有一种是有闲的人,他们喝茶可讲究了——把茶室布置成禅房,茶要上档

次,茶具要用紫砂壶,水要跑到山里去取,冲泡要几道程序,他们喝茶,只是为了装饰生活。

中国人喝茶的历史有几千年了,积累下很多经验:茶树最好是野生的,种茶最上等的土壤是风化土。采茶最好“凌露采焉”,下雨不采,晴天有云不采。宋代宫廷茶园甚至要求在日出之前采,保证鲜叶带露。泡茶用水一等是乳泉、石池漫流水,要流动的水;二等是江河水,要到远离人烟的地方去取;三等是井水,要从经常汲用的水井汲取。凡此种种……

其实,世俗匆忙而又纷乱的生活

中哪有这么多讲究?

此刻,我啜一口茶,茶香从口中、食管中、胸腔里弥散开来,灵魂轻轻飘浮起来。

手握一杯茶,这茶于我来说只是茶。我喝茶只是为了让灵魂安静;安静的时候才能沉思生活,看清生活,抵达生活的本质。这茶只是我进入思想和灵魂的介质。

翻开一本书,呈现在我眼前的是民歌《采茶谣》:“手挽茶篮采茶叶,脚踏茶枝软摇摇。看见阿哥不敢叫,假意呼鸡喊老鸹……”这让我想起家乡的茶园:翠绿的茶枝,淡淡的茶香,快乐的人儿。

茶已经融入我的生活。在茶香缭绕的日子里,我的灵魂丰富而又安详。

的大红袍。烧水,洗杯,泡茶。白瓷骨杯细腻精致,褐色的茶汤倒在洁白的茶杯里,富丽堂皇,仿佛殿堂般地典雅。朋友纤纤玉指递与我,我接过茶杯,一饮而尽。而她缓缓端起茶杯,翘起兰花指,颌首闻香,然后慢慢小啜一口,微微皱眉,轻眯

凤眼,仿佛已深深陶醉。这一杯的茶,仿佛盛满了漫山遍野的春色,让她如饮甘露。我想起与另一友人出游,他的背包里,不但茶具一应俱全,甚至还带着温度计,用以泡茶时测量水温,如此讲究,让我钦佩。

禅茶一味自在心

□赵玉明



茶乡友人送来一盒上好的茶,我有些迫不及待。自己终究是一个贪恋烟火的俗人,自是抵不过一分翠二分香三分醉的诱惑。好在这贪恋带着几分清新雅趣,聊以安慰。

我急切地放下手中杂务,净手清心煮水烹茗。一粒粒碧翠的叶片,在沸水中慢慢舒展,青绿色的茶水,从茶叶里缓缓渗出,莹白的茶杯里袅袅茶香扑面而来。这些蜷缩着身体的叶片,是草木之精华。

我虽不懂茶,喝得多了,不算茶客也濡染了几分茶瘾。记得那时到新单位上班,同事每每泡茶,都会为我沏一杯。就这样渐渐爱上了喝茶,学会慢慢品味各种茶的不同,也体会出喝茶与吃饭的区别,才发现自己对于茶的偏好,甚至比吃饭尤甚。一日三餐,或稀粥馒头,或萝卜青菜,都不曾挑剔,且吃得津津有味。唯有茶,同一种茶的不同级别,被水泡开后的茶,有了不同的口感和韵味。我这样一个茶盲,喝得久了,也多少能品出个高低。所以,喝了好茶,再喝其他茶叶,感觉很是逊色。虽无难以下咽之感,心中念念不忘的,还是那一杯好茶。或许,这就是喝茶与吃饭的不同吧。

众多事物中,茶一定得天独厚。上苍造物时,定是倾注了更多的爱意和心愿,让那些外形平凡而普通的树叶,有了独特而神奇的芬芳。纵然是山野林间的寻常草木,也成了世界文化遗产。禅茶一味自在心,至于茶的好和妙,虽有普遍的大众感受和归类,但也是比较个体的体验和推崇。茶可清心,芬芳醉人,且疗愈心灵。当我身心疲惫时,泡上一杯好茶,清香氤氲如仙药,喝一口神清气爽。这一杯茶里,有浓有淡,有苦有甜,这是茶的一生,人生亦然。

如此,一杯茶让生活的烦恼和酸楚,有了可以托付之处。美妙哉!

记得有一次到朋友家,她拿出上好